



纵使侠气始萦怀

——读江单诗集《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》

■ 陈婉红（浙江）



“剑指春秋万万事，心尝人间众冷暖。”都说记者的笔是剑，若记者开始写诗，剑气凛然化作奔腾侠气，就字字肺腑。我读江单的诗集《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》，哗然其文字，诗歌中的“侠”打动了读者心扉。

作为新闻工作者，对社会的捕捉，对时代的探索，是敏捷而深刻的，正如江单先生自序言：“这个社会冷暖，我们是最先感知到的。”记者，用笔用事实，是责任；但是，也想用情，来说说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思，因而“做一个只知道感知冷暖的鸭子，还是做一个记录时代的鸭子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”

阅读《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》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豪侠之气。若说“侠”，便脱不开豪壮。北边的风吹着了江南人，“我喜欢这种狂野的风/她从河西走廊跑来”，“兰州怎么可能有细腻的风/细腻的风/是不配生长在兰州的/能和兰州生长的/只有远方的豪情”（《兰州的风》），不论是戈壁，还是狂风，或是草原，我看到了诗歌里的粗犷大气的北方景象，也有那苍凉的大漠、斑驳的长城、纵马的游牧民族、嘉峪关的城楼，大雁、黄沙……是一片肃杀，心中油然地也被带出一番壮志与阔大。若说“侠”，也脱不开宏大。诗集中，有许多星空、星辰的意象，“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/去天空种满星星/这微弱的星光/是给渡劫人的点点慰藉”（《狂欢》），“你和我一样/都想要一个繁星满天的黑夜/在这黑暗中/静静地听自己的心跳”（《都市的夜》），或是满幕黑暗或是漫天星光，当人以头仰望，便觉人之渺小，夜空浩瀚永恒，容纳了人间的各种黑白冷暖。

若说“侠”，是“将军”告诉我的。“将军马上的喝呼/在宣泄心底近百年的耻辱/这耻辱/只有用刀尖的

鲜血才能洗刷干净”，“这滚烫的血液/定会滋养出更加茂盛的草原”，“奴役他人的人/总有一天/会被他奴役的对象/愤怒地推倒”（《打马走过》），热血沸腾了，这是谁的呐喊？又是谁的希冀？只有愤怒，才能有机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，人人平等的、没有等级之分的世界。这样的赤诚憧憬，如此共情。若说“侠”，是“风”告诉我的。“这惨烈的风/是激活男人热血的最好方式/这是嘉峪关的风/也是民族命运对决时激起的火花”（《嘉峪关》），站在历史堆积的城墙上，风吹来，闭上眼的那一刻，是百年前千年前的交汇，我们一直在战斗，只是如今换了一种形式。诗集中，不写“侠”，却又处处显现“侠”。俗语言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——这可算得侠。不以强欺弱，抨击恃强凌弱，打破阶级与性别的藩篱，“与自由和独立同行”是侠的呵呼，“没有一个女人/是男人的附属品/没有一个女人/愿意成为男人的附属品”，“被囚禁的玫瑰/不再想被困在魔咒里”，“向男人说不/去挑战威权/流血和监牢/是女孩们伟大的墓志铭”，我只是想要感受风啊，挣脱黑色的束缚，人与人之间，男人与女人之间，存在什么绝对的差别？以侠气劈裂这块讨厌的头巾，喊出最纯粹最简单的权利：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。他的发声，为了平等，为了拥抱光明，这是一个心系人间的大爱流露。他的爱，绝不屈服，“就如那开天辟地的盘古/就像那弯弓射日的后羿/总会有人挺身而出/总会有人舍生取义/有些鸟的羽毛的光芒/是乌云盖不住的/有些人的思想的荣耀/是羊圈关不住的”，这是他的原则与理念。他的爱，绝不独身，“来生，让我做一棵树/一棵能思考的树/我思考的不仅仅有树的命运/还有我前生的同类的命运”，静静地思考众生的

出路，不由得让我想起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苍生义气。

生有大爱，也记挂着心中小爱，那个沉淀了人生几十载岁月的故乡，是忍不住下笔的情怀。雪峰山、乡党、古道、洞庭湖、蓼水河，贯穿着诗集，雪峰山的夜是“等我回到童年的夜”，“等到终老之时/把我的躯壳交给雪峰山/让我用这种朴素的方式/告诉大山我们都爱着她”，“从一个叫做益阳的小城出发/走过那历经沧桑的羊肠小道/一路向西/就是那条悠久的茶马古道”，“远方有着小城的梦想/却不能安放那行者孤独的靈魂/唯有这座洞庭边上的城市/依然在等待着每一个归来的孩子”，“让蓼水尝尝红薯的甘甜/这条滋润家乡的母亲河/也许不需要这样的回报/但我和发小/总觉得要给她看看/成熟的样子”，故乡的一切养育了诗人，诗人的语言如何，都少不了往故土寻根。诗人也怀念着乡土地上的不同凡响的乡党——魏源、蔡锷，一片土地上出来的人呐，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，诗人呼喊自由，努力去远方、看世界，不同的时代之下，这片土地灌养出了相同的浩然之气，“我要赶快去看看外面的世界/把世界的故事告诉我的乡党/让我替他/再写一本《海国图志》”，侠气荡胸膛。故乡的风和云，也载着诗人的理想和来路，四处闯荡。“山的外面是一个崭新的世界/云朵爬到山顶/帮我们先去看看/看看那前行的远路上/有多少荆棘”（《云朵写给我的信》），“我坐在一棵老树下/认真想念西北风/西北风有它的信仰/我却迷失了来路的方向”（《西北风有它的信仰》），萌生于最朴实的故乡的最坚实的信仰。

要说侠气，确是要接些地气的。诗歌生来为“兴观群怨”，江单诗集《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》扎稳脚底，记录时代。对社会热点的透视，

对女性主义的呼喊，对地域性政策的批判性思考……

《我不想再在笼子里终老》《我只是想要感受风》《病人》《网》《别了，兰州》《逃离》《藏在口罩里的人》《孩子饿了》《我们都是从容走向死亡的人》等一众作品皆是一个对人民有无限爱的诗人的内心映射，在偌大的世界里，他以诗歌为矛为盾，敲击又护卫着人类的心灵。

勇敢的人，入世，想要尽力捧着滚烫的心，“去追风/去追那自由的风”；也有疲倦的心，出世，抱着没有一丝希望的绿色，“那窑洞外面的生活/我根本不需要看上一眼”，“不需要岁月静好/也不需要忧国忧民/只要记得去看看/窑洞里的炉火是否还旺”，给自己建立一个桃花源，喝完土酒，烧火看书，以平静的姿态抵御外面的寒风。诗歌中，还透露着哲思，“我们都是一个忽然/在一个出乎意料的世界/忽然睡醒的我们/也会忽然消失在这片蓝天”（《忽然》），人的生命是突然的，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，在出世和入世的摇摆中，诗人终究是找到了意义，“我渐渐明了/只要我想/有限的生命/是有着无限的意义的/只要我想/我可以给意义一片瑰丽的灿烂”。

诗歌的力量还存在于张力结构，诗人的用笔从来不一，柔软细腻与粗犷大气，黑暗沉重与温暖光明，《暴风雨》中，芸芸众生在雨中挣扎，“白领们躲在公交站台下瑟瑟发抖/外卖小哥在成河的马路依旧疾驰”，写实的笔调叙写张力，白领的端庄终抵不过冰凉的雨水，生活所迫的计生仍旧压倒成河的马路般的恶劣环境，此起彼伏中是生命的挣扎，虽看似一蹶不振，但我们会像海燕一样去呐喊，与暴风雨决斗，暴风雨总有一天就会停歇。诗集中也蕴藏着古典气，诗词的韵味也融存在了诗篇中。阅读诗集，恍然就想到了杜甫感慨世事

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；翻阅篇章，也见到了“唐时的兴盛/或宋时的烟云”（《大理的月光》），翻滚着千年前的历史涛澜；字里行间，诉说起了洞庭湖的往事，“掰下一根湘妃竹/看能不能找到舜帝”（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），于神话传说中书写现世；传情表意，化用了旧时绝唱，“走过遗弃的湘黔古道/没有西风/也不见瘦马/只有随处可见的茅草/虽然是秋天/他们也在努力生长”（《蓼水河》），不见西风与瘦马，自是无有断肠人在天涯。

万物众生也予诗人侠气。“我”不再只是“我”，托体同自然，自我意识的物化愈发显得齐物一体的大气。诗人是飞鸟，是一棵树，是一朵云，是麦浪，是风，包容了所有的时空，来看世间百态。《来生，让我做一棵树》，“我”将展开无限的冥想，任凭思想四处遨游；《麦浪》，“我”在低头抬头之间，飞速地消逝了自己的人生；《做一朵云》，“俯瞰着世间的罪恶，不去怜悯或唤醒，只是把愤怒涅槃成暴风雨，让洪水破茧成蝶/去洗净这扎心的人间”。与万物融为一体，或看或动，自然真实地展现诗人内心浩渺的世界。

自由、随意地书写也是诗集的一大特色，“侠”本就不受拘束，心中所想口中所言，也不被格式限制。“捡起一束水草/做一条披肩/我准备去追风”（《喝口桂林的水》），“去追追台风/在台风的中心寻找/一个快乐的我/和一个快乐的我/让那风吹过我的兄弟的头发/去数一数/这岁月的摧残/是不是让我们差点变成光头”（《追着台风来看你》），潇洒自由，独属于诗人自己的言语方式。

一本诗集，写尽了春夏秋冬，合上书页的刹那，侠气纵贯心堂，每个人纵然是世间的一粒尘埃，也有他自己洞察的眼光，正如江单所说：“写什么样的诗，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，是我们这个时代作者的天然职责和责任。”大抵是这样勇敢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呐喊，才能够酣畅淋漓地见证时代、记录时代。我想，人生确实是要“勇敢地穿过弥漫的大雾，去雾的后面寻找答案”的。



雪地里的红灯笼 摄影 | 长歌（河北）